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霞川別集卷八
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一 集部

震川別集卷八

明 歸有光 撰

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

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内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邸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斃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閒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柬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蕫鑒私衷平生不肯㣲阿令似

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恃其說蒼黄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為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頽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即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傳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皐俞仲蔚頗覺

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烏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

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眞千古之痛也禮齊妾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凡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欬於貴人之

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襃賞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衮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内顧儳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

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真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于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草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汩汩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强為之斯汗顔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既已不甚記憶性又懶
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若相逼也
緑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為銀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也
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
皐後家居為作志以為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
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庶
昨侍坐燈下偶懐遠人不覺為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
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

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劍者鄉閭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竊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已中

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忘友之故傷其泯滅輙强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為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来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顔為師光何敢望萬一於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

異日或不負為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疴無一日强健而學殖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
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
時修禮節於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
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
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曽不得側足而立雖執
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
為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

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為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内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强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絶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為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為此言激之也無可

答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輙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于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即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即執事不肯辛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

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為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輩而耳目

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中者私心以為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豔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為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為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為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嘩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而數屋椽耳雖稍與往来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為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

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名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吕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

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吏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究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

凡人不為君子則為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為小人則怒自揣得為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

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而有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令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始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

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為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為賓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為貿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𦙍不易為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

午睡起閲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為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千卷烏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為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

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旋字枕字即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大水没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絶此鄉戀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滂㵾奈無圩岸横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番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

萬一之望人来言西鄉極恇擾非是此地高强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説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隅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待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濟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

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搨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内有石碑煩命工搨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搨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

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於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觧俵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内名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臨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髙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髙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處安

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顔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絶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内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决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媿梅花如對君耳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竢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滚滚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葢自郡中来受撫公旨也為壙志作權厝志視墓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来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

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圖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内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郢都寧成自不易為之盛六来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濡弓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

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即借示府中

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遥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

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昨陳

子達書来勸入城答之云此閒有二竒不見戴烏帽乘

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閒未嘗不荒小民習慣

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緑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

使人浩歎沈君詩竢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為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之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邮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況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

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嚴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兒隅行遲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令愼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棻

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為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輙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答往往多推獎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為不自量

可笑也沈茂才来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為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秖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為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末點為别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聨再書二聨奉上乞賜改教擇

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為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来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為蔬飯以謝別

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冊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為此役真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歎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真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為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

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曰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劍利倡優拙固耶每覽子厚

因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答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絶祇為無可寄也敬甫近况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為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説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為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説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

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即爲書陽曲序明日可来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

敬甫近来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頗黠慧往往

能隅壁識别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寛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

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懽可

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

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

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輙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眼

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

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為身死而不受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為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為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為善藏之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

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来此雖極荒絶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淵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瑶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為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已難得耳遠别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

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疟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柰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

者之常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為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欵坐此行真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邢州極有高僧土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秉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故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

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隅濶遂逾一紀老大以来惟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来吉水永豐閒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

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儒㝎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

公邇来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辱教否僕晚得一

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

當為令太湖之濵採山釣水聊為吏隱無足言者同年

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為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啟乞下令尅日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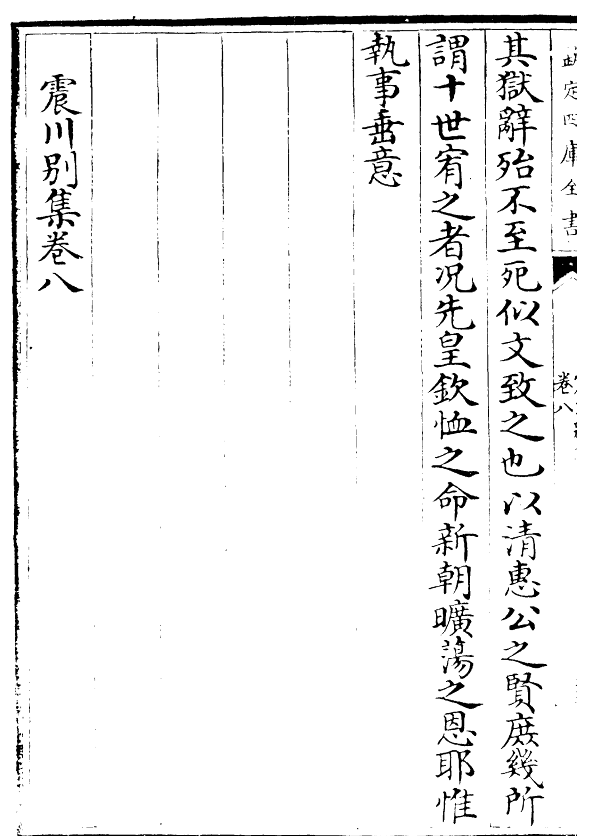
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

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畆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為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

来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或北城灣侯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来當謹備也

與淩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户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閔



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廣幾所謂十世宥之者况先皇欽恤之命新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别集卷八

震川別集卷九

明 歸有光 撰

公移 議詞附

驪貸呈子

呈為乞驪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為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

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賊船結艌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于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冐白刃藜羮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

一二而亢暘為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嚚嚚

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

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

子祖孫為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

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

惟是今日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

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斂如故鞭

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嚚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為

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毋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户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

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于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為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為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竪激變之旗至白晝廝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為亂如此豈可不豫為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

無一不出于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為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既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為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畨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為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為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月海賊屯聚境内四散燒刼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廵撫都御史屢為聞奏萬姓感悅以為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為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

求須更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兑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兑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兑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兑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兑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兑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兑欲得比照嘉靖十年更加寛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葢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

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
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
太倉嘉定為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
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
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啚分為十甲輪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
改變舊法定為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
厘七毫官為收貯自行僱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

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粮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為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甓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户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

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炤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册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捐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粮銀終亦無所措辦况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毆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朞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内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

以為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為之强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咎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茭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

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逡巡未應婦即捐已資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葢先定非倉卒自引决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夫要以致死為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于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為有關于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期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

冰雪孝道通于神明迨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纎微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絶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来客商常被刼掠告許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許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葢以敢爲欺

誆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為户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户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户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册揭帖

長興縣為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淩遲處

死三名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桎梏蓬垢投地嗚號未嘗不為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為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顔色逢迎意旨

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輙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為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

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悮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刑之教蓋好生之德矣聖天子大赦之語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

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𣀀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

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為照粮長自洪武以来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粮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又伏讀大誥粮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于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粮長有司不過議差部

粮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為有司徵收稅粮不便所以復設粮長教田多的大户管着粮少的小户想這等大户肯顧自家田産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闗給勘合祖宗立法為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粮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未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為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

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歳已充粮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粮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户往往占十户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刼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户貧無立錐者執褺箠楚而代之役是

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户不歷頓去粮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来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粮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粮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户堪當粮長者編定三

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逋即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之徒造為謗言誑惑大吏註誤府縣拘縶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為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為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

身逃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粮銀公為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来愬未嘗不為之痛惻也到任以来稽查後来所更既有逃户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强發兑而解户亦力不能支況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册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粮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册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粮已經發兑者則免其收

解其白粮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户照數出銀以還貧户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民使復其業當職為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户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為王民爾等大户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袓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刻剥小民大户亦何所賴况大户歲當粮長不過損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為之憐恤也當職為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户

各思為子孫之計毋得仍前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户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没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廹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為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外毫髪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扎觧寺本

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歛無之愚民習慣以為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為之防也為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騙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寛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即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為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令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為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内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吏兒之

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曰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骫骳不顧利害多所觸忤今玆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

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為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為令大率以尊嚴髙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絶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𦍑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閲其詞就問即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偬即先呼發遣恐鄉里往来伺候之難亦不數數貝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閭里長最爲繁苦以為十年之

災職三歲在縣不曽役一里長小民晏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閣閲册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㪷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㪷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為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㪷若田之為水所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即官微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或閒呼村落閒愚民小僮問

之得其真情雖自暴露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名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鬬縣中人多爲囊槖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閭夜不鳴犬矣磨盤下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鬬時日暮風寒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

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
火可盡殲以為功職寧以力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
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
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强盜某某而已
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
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為盜其誣强盜至七人皆平
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爲程縣坐為盜又為
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逃湖山中一村盡

空麥熟黄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辯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粮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因有母死求保槃葬母還即聽之如期而歸因皆感泣聞職病皆

向天祝禱顧雖未忍施鞭扑于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鬬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来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邸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為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

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来軍冊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户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粮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發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粮長下開小户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户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為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偕道

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僧司

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

僅守故額旣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

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

惰也挈甁之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

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

夫粮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

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粮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

重故以粮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户百年以
来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
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粮長之重難而
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粮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户
督大户乃如以羊將狼也即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
絶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户有無田為傭者有田止
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畆者即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户乃
不為里長而為人户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

行之則爲里逓者亦不當舍大户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户之子户爲里逓然其實今日之里逓即舊日之粮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户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于小民流言飛文註誤府縣追求小户之里逓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逷自京口至苕霅之間沿途塞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名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蔑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

縣其人清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即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汚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令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强盜粮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来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

陋衙内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菜去家三
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閉歲来省絶不與外交接居
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
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抵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
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酷無以
濟其貪吏民笞鞭箠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
非也特寛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
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逺矣職於士

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即欲誣汚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逓茍少有為利何不與大户市恩而力護持小户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户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因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歳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即其發狂乃職尚在

北河時也今府中籍籍歸咎于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户及近所治惡吏結構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户不肯服從惡吏被申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籍籍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即被中傷而猖猖猶不止夫豈任

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為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為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為懼其見害而急于自明職亦無有于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訐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

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絇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嗌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觧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多來許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

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户又謂以里遞收粮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户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户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吏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為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户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内與之為一又小吏沈

良能不軌亂法數拒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
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諂府絢履袪服出入
府門復與之為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訐縣中人同時
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
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為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宫
自被訪而妄行板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
辯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逹連黨交横誣辭抵攔而皆得
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

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瘦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窮年並行撿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焰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禀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强比之龎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校

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産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乗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寛郵鏺内凋瘵之民由此具禀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幇硬証除已結証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内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為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

雖有嘉栗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証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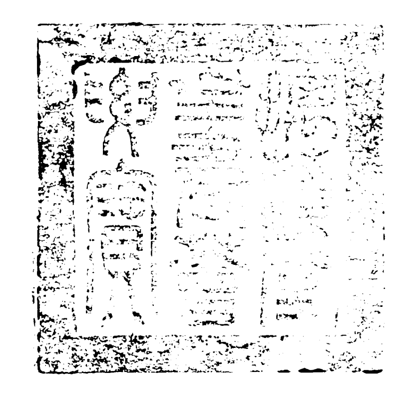
審得大德妾將張氏樓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焰律有强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

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輙以和姦處之則强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蛾矣律設此條為無用矣昔名公聽訟哀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沘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萁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閒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别集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國子監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陳廷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別集卷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三 集部

震川別集卷十

明 歸有光 撰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顔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巖阿見黄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闗畫廊落丹臒朱户蝕銅鐶殿起無

梁迴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掟野鹿看人閒山深静者
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長
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徇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
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甔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英
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東海

有大鵬扶揺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懐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黄隔壁聞吴語忽忽有所思黙黙久延佇人情别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吴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嗇小女来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僧呼黿鼉出客揹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灕灕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靆光景遂已戢泱旬深霆澍千里破封蟄茫
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邃高居朱明閟赫翕希微
澹將開淅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醲流更湁潗萬壑霅
霰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浥離畢月暫
耿宿井星恒濕瀲灔湖光翻蜃咽海潮溢霓旌尚高翔
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馬牛三江混鴻
濛九峯立嗟我来自東獨行阻虛邑夢離思明兩笠坎
成游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繽紛餘花落寂寞愁

烏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天地政氤氳風雷遞呼吸悽悽聽晨烏濛濛睇宵熠作乂徵時暘思文憂民粒鼉黽費灰洒魚蝦饒掇拾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闋安能使家給泥塗踣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啟笈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蟄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俯仰觀宇宙坱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葱葱緑樹陵欝欝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髙埤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當時與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陰朱户當時長樂宫千載有餘怒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来江北地每喜見秀麥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令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丈夫茍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洪範天錫禹大道行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漭漭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嗟

我亦何為獨歎往来頻封戻不可期白日坐沉淪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濵鷄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緑楊栁高帘懸風塵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俯視徐州城黄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髪懸孤州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争死人岡隴多髑髏使者沉

白馬守臣記黄樓歎我亦何為空爾生百憂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覩此名邦㝦懐古思悠悠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黄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為魚凛然餘孤城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蛩蟁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廻時復圓盂盎涵光晶忽然覩

開谿天末翠黛横此来頓覺異日在江湖行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没深沉一夜走長鯨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澶傾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遥見兩君子登岸問苦庑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滴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揺柳樹間此是吾家室前月水

漫時羣賊肆狂猶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長兄善長
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楷尚凝血問之此何由
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為此强驅率俗者軍掠民以
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刼卒鯉魚山前後遂為
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减軍賊選驍健叱呼隨
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其中梢黠者通賄仍交
寇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二人既别去予用深歎息
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民賊猶可矜本為饑荒迫軍

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荊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嵬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無緣覲海若稽首乙天妃願為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為霜雲物結蒸鬱雨勢逐淋浪江水競飛溢蟜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極目

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暮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

水自西流黄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倡狂恣號怒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翻為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穀乘
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時序
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析岸柳新雨沐欲問北
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掛席雁翅
接轉棹魚尾續長鬧夜集喧又見風排簇所遇皆南金
胡為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行

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縕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鄉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玄文故幽處危蟷盍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兖西南曾考昔為令期年化方覃性本愛蕭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竟以

未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孝皇日仁治正漸函我来登
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喑明經幾累
世淪廢良可懃

淮陰舟中晚坐寫懐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把槁復今即下邳街淮
酒市醺酥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紛披
盈廣陌離䙰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先皇昔
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庶僚或登

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鬖鬖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循已常黮黮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行矣歸去来莫使徵名汚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菑畬補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攬雲霞自是性所適良非為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絶華炫深巖閟香火危峻瞰郊甸欝欝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兹院説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曽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修容宴法相妙悟在論讃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縁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䕶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早聞在諸公既
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道窮
孔孟輿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揚雄通達如
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自以支離
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黽勉為祿養
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𢡱去煩刑門
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旰庭中無一人沉究

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餘粮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睚眦生怨恚憯甚鏌鎁兵風雨日飄摇拮据徒辛勤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亦復戀微禄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捨舟遵

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騂騮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名上下無怨尤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竚待河冰泮税駕歸林丘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建德改當塗令入覲又改滎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

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别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崛起屹屹天聖間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奬席每前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子的来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顔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廟堂亦無意何以

不少憐使君自天来萬里往復旋君才豈不辯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尚為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民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譏傾是非竝顛倒四境交侵兵安得名左右阿黨盡為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恭默以思道

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訖俞宜黄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薾二同年及

長城吴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曽不涉世芬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茍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袠亡家篚少所藴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

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闗隘次宋莊見棄田有作

雲代摶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蹬通谷數行迴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巨浪落高崖排壑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孫嶺絶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虚舘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往往展卷讀紙

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愧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為吏稱明公當宁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為觧苛煩愷悌揚仁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曽為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歲来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蜃舟翳朝暾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君侯勤撫字百里戴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兹任良匪輕天子之選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毀槃元道州名與南岳尊追呼尚不忍干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村作詩代民謡賡以

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耻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瀫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隳栝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

欽姊節興言涕氿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丐余書貞石庋幾垂不刋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形車資帝理大饗尚玄尊大路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庋素衣時所喜素韠心緼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為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

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惛素問人日吃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攦垂指抹侳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吾具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

世寔大夢于夢差為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熟黃粱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搆非廣厦幽棲獲便房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栩栩

意象適遷遷物化忘於此覲世俗廹隘非吾鄉玉璽謬通漢金甌會把梁竊帶固云擾銜髪亦以忙腲䁔容自嵬喋喋冠何當恍如乗䨣䨧泠然御清凉鈞天聆廣樂𤣥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終慚在三季未可儗九皇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吾將

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夷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竒卉來異境槃槃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昔来此花前時聞步屧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来一啓户嘆息涙縱横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竒忽見五色皦匀水停淵澄方池迻廻繞春雨生緑蘋秋風夢紅蓼眞於

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靚寶尾棹濡沫蹄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踢飼蟲疲㜸童汲泉困王媼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傚傚誰思鬪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為狀異昏曉鮮姸駭羽化憔悴悵色嚥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奇鳥何者為妖祥何者為吉兆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絡滄海竟清晏小醜悉剗劉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

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盤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吴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彷徨宋金之季北風强昏昏六合雲日黄百年理極推其亡天命眞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黄金黄蒼松老

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色澹照宫衙牆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為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閘至今填閼之土高屋頽齊魯千里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閑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古河邉回

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蹣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髠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况今中梔二京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吳百粤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着緋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笑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黄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淩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黄樓

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虁舜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闢西圃巖崿爭來獻庭户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絶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

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
莫斁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遑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為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
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為作
歌

六王爭鬬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
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

北地方從代犬通嵬嵬靈壽起岧嶤一日沙丘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来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来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遥至今誰言鄗事醜獨有河溝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懵不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獨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摇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絶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絶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縹緗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淩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夷神物化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譬海賈感夏張之紫微省涼氣歛忽遍堂廡劃然北壁開户牖雨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湘妃帝子對之泣

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意余方潦倒困蓬户

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

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非為竹俯仰自覺吾心苦

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為知已坡有子

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為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争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

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侯王
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蔵儒雅
羣髦會萃皆才良文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
惜哉嘉猷亦未遠遐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
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
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為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
晻遏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
九州無過萬里程榑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真
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
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偽與誠
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
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
壹角馬尾出絶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
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廼誕漫不足評

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為尋綠鴨池僧閑蟲罥户人到鳥驚枝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為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簀意何嗟平

生丈夫志寄死宫人斜曽参為原毋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烏訃真成黄鳥哀隋珠彈燕雀寳劒失風雷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諳水滙飄泊一船来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窑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百
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来往似飛凫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感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吴門雲
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祈父什流涙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雞犬存寒
風吹白日鬼火亂黄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别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慇懃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来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

鞾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

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汛虎壘秋清枕夜潮
即見功成報明主海王繫頸盡来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晩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黄茂
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為祈年多瑞雪節来甘雨應玄脩
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謹傳柱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馬

莫挽辭官返釣魚蹠傳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槖有新書
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為郎尚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内州卭竹多年通市易
寳燈今日感傳流僰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
郤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諸蕃雜𩊠歸鞮𩎟
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
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緑無柰明時兩鬢蒼
向晚乘凉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煙霞生物色
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逈昊蒼

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黄韻因懐昔年訃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為憶含桃催物候

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短衣

来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来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黄沙没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晃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為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秉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静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廻潮趨海道

傳呼畫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来蘇畫工不解憂勤意

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

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乗舟從此去

明朝便擬到家鄉

朔風刮地起黄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説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

淒涼只說楚江邉

自天津来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舟行来忽盡三千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黄武進陸太

學同舟贈絶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黄面傾蓋尋叅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臘萬竿修竹満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嘸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

嫣鵲雲遥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宫湖波萬頃貯羣峰欲尋老子當年處

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啟中興功修武先逃隆凖公三百餘年炎燼熄

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乗龍渡河

大漢風悲青蓋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馭
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静居怡情閑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轉
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鰣正是含桃薦廟時聖主遥知来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絶

一自當年諧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圞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極屋是稷稷六鰯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隣賣菜翁鄉隣按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在

向人猶自説劉毁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瞞眼婆提與夜义爲愛如来深法坐

飛来箭鏃是蓮花忤逆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虚驚天留雙眼非無意

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来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

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揶帆海上来

二百年来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㸃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氲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

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虎

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

獨控青騧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死

吳門令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
舉首呈身稱使君
半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
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絶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楮麾壁外波濤空日月
城頭忽竪海王旗
海島蠻方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策
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怒
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冦来恍惚去無蹤寳山新見天兵下
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名倭奴從此呉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舜
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黄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略

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衆尤堪恨
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遥瞻楚幕有棲鴉將軍莫肯分甘苦
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别駕
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寳鈔陸啓明與

賜見分數楮

萬乗臨雍拜素王親頒寳楮徧膠黌自憐不與橋門外隔嵗来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秖為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己唐舉終非錯相人

氷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塏爽於邑中兮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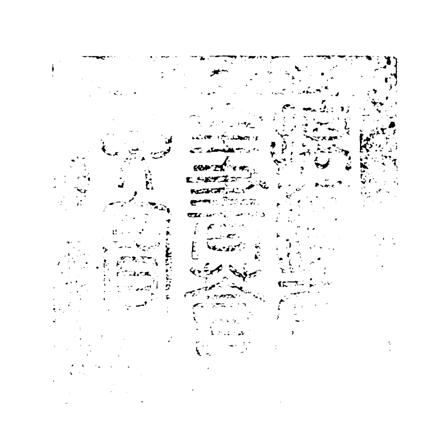
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氷崖之草堂既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兹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兮歴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負竒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傍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翶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毁乎直方宜鈇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内徙兮頼天王之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

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来即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為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凉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飈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夫褐裳厭鼎臑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然氷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洌洌乎冬氣之長朝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

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强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為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既為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為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于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震川别集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陳廷瑜